

卢泰恩

传

窦应泰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卢泰愚传

窦应泰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海滨

封面设计:安玉滨

卢泰愚传

Lutaiyu Zhuan

姜应泰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绥化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2 12/16

字数:330 000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 500

ISBN 7-207-03884-4/K·484 定价:18.20元

卢泰愚传



■ 1990年12月卢泰愚在克里姆林宫与叶利钦会谈。

卢泰愚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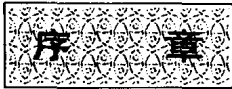


对韩国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的“世纪大审判”揭晓，汉城刑事地方法院宣布，以叛乱和内乱主谋罪和受贿罪判处全斗焕死刑，以执行叛乱和内乱任务罪及受贿罪判处卢泰愚22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全、卢两人还被处以2.76亿美元和3.49亿美元的罚款。

目 次

序 章	卢泰愚的传说	(1)
第一章	惊悉噩耗洒泪雨	(13)
第二章	关键时候的召见	(24)
第三章	军事政变的前夜	(45)
第四章	动荡之夜进汉城	(68)
第五章	风雪全州赴约人	(80)
第六章	血腥镇压的前夜	(103)
第七章	军功章的另一半	(118)
第八章	卢泰愚与全斗焕	(141)

第九章	
功成名就的退役	(161)
第十章	
奥运会选票背后	(175)
第十一章	
“总统特使”的周游	(196)
第十二章	
气急败坏的诅咒	(213)
第十三章	
当选总统候选人	(236)
第十四章	
“6.29 政治声明”	(257)
第十五章	
会见里根和布什	(283)
第十六章	
终于入主青瓦台	(306)
第十七章	
从巅峰走到低谷	(324)
第十八章	
走进大检察厅时	(342)
第十九章	
再次扯出全斗焕	(365)
第二十章	
罪有应得的归宿	(380)



卢泰愚的传说

传说之一：

韩国的数九隆冬。鹅毛般的大雪纷纷扬扬地下了一夜。1932年旧历12月4日，韩国东南边陲的庆尚北道，八公山的余脉山峦起伏，一夜的大雪已使得千山万壑都蒙上了白皑皑的雪毡，远远望去，宛若冰雪的世界。就在八公山麓的一个小村——新龙洞，村东头有一座低矮破败的茅草屋。在天将破晓的时候，小茅屋内的女主人金泰香却做了一个十分恐怖的梦：出现在金泰香面前的并不是漫山遍野的皑皑白雪，而是一片葱茏繁茂、没膝深的蒿草。正值中年的朝鲜村妇金泰香，手拎着一把镰刀，正两眼茫然地跋涉在随风摇曳的蒿草丛中。蓦然，草丛中传来一阵窸窣窸窣的怕人轻响，金泰香的心顿时紧张得悬了起来。她情不自禁地收住了脚，一只哆嗦的手紧紧地握住那把镰刀，就在这时，只见一条粗大的金练蛇从蒿草下倏然地蹿出来，口中喷吐着一条曲曲弯弯的红芯子，直朝惊惧后退的金泰香爬来。

“啊——！天呐——！”金泰香万没有想到那条金练蛇如此狰狞，如此来势迅猛。吓得她双手哆嗦，双腿发软，正欲慌然闪躲，不料那条黑褐色的金练蛇已经摇头摆尾地直朝金泰香的脚上爬

来……

“啊——啊——啊——！”金泰香猛地从噩梦中醒来。她伸手一摸，额面上冷汗淋漓。腹中剧痛难忍，她正在惊愕间，一个怀胎十月的婴儿突然“呱呱”坠地！

这个在雪地寒天里降生的婴孩，便是数十年后人主汉城的青瓦台，成为南朝鲜第13届总统的卢泰愚！

传说之二：

卢泰愚的祖父卢永洙，在新龙洞堪称是一位学富五车的秀才。他通晓汉学，熟知历史。本来卢永洙的祖上曾经接连出了几代大儒，官至宰相。曾在韩国的历史上显赫一时。卢永洙虽然也胸怀大志，从年轻时便也想效祖上的楷模，进入仕途，钻营官场，成为炙手可热的大儒。怎奈他虽然满腹经纶，却天生命运多舛，数次投考，均名落孙山。数次坎坷以后，雄心勃勃的卢永洙只好隐居在八公山下的新龙洞村里，万念俱灰地甘当一条隐居的卧龙。

1932年12月4日，当老秀才卢永洙急匆匆地踏雪跑到儿子卢秉义的茅屋前，侧耳倾听着从草房里隐隐传来的婴儿啼哭之声，这位白发鹤髯、一生不得志的老学究欣喜若狂地笑了：“哈哈，我们卢家终于又添了一条小龙啊！……”

“小龙？本来是一个白白的胖儿子，又怎么能是一条小龙呢？”性情沉稳、不苟言笑的儿子卢秉义，在呼啸的风雪中搀扶着乐不可支的老父卢永洙，疑惑不解地问道。

“莫非连什么是小龙你还不不懂吗？秉义，你真是个呆子。难怪你只能一辈子务农，这又怎么像咱卢氏家族的人呢？”卢永洙手捋着下颏几绺飘逸的银髯，踌躇满志地仰面笑道：“我们所住的地方就叫‘新龙洞’，秉义，我方才来时，听你说过你妻泰香在生下婴孩前，曾经做了一场怕人的恶梦？可是当真？”

卢秉义点点头：“泰香在分娩前确是做了一场恶梦的，只是不知这恶梦与您所说的小龙有何关系？”

卢永洙捋须朗声大笑说：“你越发痴了。莫非不知你妻梦中所见的金练蛇为人间何物？告诉你，那梦中的金练蛇，就是一条小龙啊！……”

卢秉义也备觉欣喜，说：“阿爸，如果是一条小龙投生，又有何大惊小怪的呢？……”

卢永洙伫立在漫天的大雪中，他仰面大笑，说：“小龙就是人间吉祥之物！小龙久后或许就是国家之栋梁啊。咱们卢氏家族从今以后，或许因为有条小龙的降生，就可以重新恢复你祖上的荣耀！哈哈，咱们卢氏家族要翻身喽！……”

卢秉义冲动地扑上前来，双手将卢永洙紧紧抱住，热泪纷飞地求道：“阿爸，既然泰香她为咱们卢家添了一条小龙，就请您老人家快为这婴孩取个吉祥的名号吧！您老人家是有才学之人，何不就叫他为小龙为好？……”

卢永洙微嗔地看了浑身落雪的儿子卢秉义一眼，说：“你到底是胸无点墨之人。唉唉，也罢了，我就是再无知，也不能将我的孙儿命名为小龙啊！因为凡事须求一个含蓄，你可懂吗？如果将小龙直呼而出，那么岂不是太俗太露，无奇可言？秉义，如果按照咱们卢氏家族的宗谱，本来我该将我的这位有大造化的孙儿，命名为：泰龙！可是，这样一来，卢泰龙这个名字岂不是太直太露太俗了吗？！……”

卢秉义愕然。他被老父卢永洙故弄玄虚的模样，弄得有些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他怔怔然地问道：“太俗太露？泰龙这个名字不是很好吗？如果这个名字不好，那么您该让我叫他什么呢？……”

“泰愚！你懂吗？我要反其意而用之。不要叫他龙，龙腾虎跃太张狂。既然人要张狂，就势必要遭人们的妒忌！所以，我要叫我

的这条小龙有所收敛。我要他深藏着锋芒不露，因为只有不露锋芒的小龙才可能腾云驾雾，成为我们大朝鲜民族的栋梁之材呀！”满头银发的老学究卢永洙迎着漫天的风雪，仰面大笑连声，高叫着他为刚降生的孙儿所取的名字：“我就叫他卢——泰——愚！哈哈，人只要大智，才可能有大愚的呀！……”

凛冽的寒风，将卢永洙的笑声撕断，在天际间变成了断断续续的声音：“卢——泰——愚——！”

传说之三：

1974年，刚刚42岁的卢泰愚升任为韩国步兵第25师团的副师团长，为准将军衔。这一年的秋天，一辆军用小汽车由汉城驶出，风驰电掣般地向庆尚北道的八公山麓驰去。汽车里坐着肩佩准将军衔、身材魁梧的卢泰愚。在他的身边坐着一位年近6旬的中国老人，他身材矮小瘦削，面膛红润，两鬓银发。虽已花甲之年，却又精神矍铄。中国老人的名字叫韩晨昊。

卢泰愚透过车窗远眺飞掠而去的峥嵘秋山，只见层峦叠嶂中枫叶如火，公路上落叶点点。山谷间的萧瑟秋风在天际间流动，远近山峦间的林莽发出飒飒的声响。

“韩博士，我说的全是实话。我卢泰愚确实是从一个农家子弟一步两脚窝地干到准将的位置上来。无论在军界还是在官场，均没有任何渊源，也没有政治上的靠山。我只是个农民的儿子！”卢泰愚在飞驰的军用吉普里对那位童颜鹤发的中国老人谦和地笑笑。这位额头饱满，国字型脸膛上浓眉阔目的军官，浑身上下并无半点凌人的盛气，也无行伍军人的威风。他俨然一位知书达理的潇洒书生，举手投足温文尔雅，说起话来面带微笑。给第一次与卢泰愚准将接触的旅韩老华侨韩晨昊博士以良好的印象。

“简直不敢相信，八公山的沃土居然能养育一位有文人气质的

军人，而且还是一位准将衔的副师团长！”韩晨昊博士再一次将疑惑的目光投向身边这位面膛红润，沉着稳重，器宇轩昂的韩国准将卢泰愚。他从内心里忍不住发出惊叹！

韩晨昊原系中国东北人。他在民国年间生在吉林省长白县，伪满时期他来到新京（长春）求学，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吉林省国立师范大学。韩晨昊不但精通中国古今轶史，且又精通《易经》与《堪舆》之术。本来，韩晨昊在解放后可以在自己的祖国奉献自己的聪明才华，怎奈政治运动此起彼落，在建国不久的一次政治斗争中，胸怀大志的韩晨昊却无端被打成“反革命”。为了逃一条活命，年轻的韩晨昊在一个月黑风高的黄昏，他冒险涉过冰冷的鸭绿江水，潜入北朝鲜。不久，韩晨昊又来到台湾。当时，韩晨昊曾想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台北行医治病。以他高超的汉医医术与从《易经》上所学到的相命学，在台北一展抱负。不料性情耿介的韩晨昊，看不得国民党官员的腐败，憎恶台湾官场的黑暗与秽形劣迹。所以，韩晨昊毅然从台北前往韩国的首都汉城。

在汉城，韩晨昊一面悬壶行医，以娴熟精深的汉医之术治病救人，普渡众生。一面将多年来行医施治中所积累的宝贵经验，整理成学术专著。除了医学专著之外，韩晨昊先生又写出五部食品秘方之类的著作，先后在韩国与美国出版。因为韩晨昊所著的各种食品秘方著作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所以美国加州大学授予韩晨昊先生以食品学博士的称号。现在，满脚银须的韩晨昊博士正随同卢泰愚准将从汉城，直驱他的故乡——庆尚北道八公山下的达城郡公山面新龙里。

“韩博士，这就是我的妻子金玉淑！”卢泰愚记得两年前，也是一个金风送爽，枫叶如火的秋天里。他感情至深的结发妻子金玉淑忽染重疾。那时，卢泰愚在韩国步兵第8师团第21联队任队长。他的妻子金玉淑本来是位面庞白皙、风华绝代的朝鲜少女，但是因为

几年前染上了伤寒以后，不知何种原因忽然双目失明了。卢泰愚为爱妻的怪病在汉城请遍了名医求治，但是百药尝遍，眼疾却不见好转。卢泰愚正在有病乱投医时，很意外地听到了韩晨昊的名字。于是，他请来韩晨昊为金玉淑医治眼病。中国汉医韩晨昊果然医术高超，他只将金玉淑的脉象诊过，就说：“食参盲目！”原来，卢泰愚从前请来的医生，见卢对金玉淑的伤寒病不惜花去重金医治，又见金玉淑身体孱弱，所以那些韩国的名医们大多施用人参来大补。这样补来补去所致。见卢泰愚不解，韩晨昊说：“夫人眼睛失明确因医生们投药失当所致。众所周知，眼睛得血而能视。人的五脏六腑之精，皆上输于目。而夫人因服用大量人参，故而才造成了气机遏塞。所以清气不能上升，精气不能上注，方才引来目血不足，双眼也就自然而然地不能视物了，如此才有夫人的双眼失明啊！……”

卢泰愚大惊：“韩博士，既然玉淑是因为服用大量人参才致使双目失明的，您又用何法才能使她双眼重现光明？如若能让她重见光明，我卢泰愚情愿舍弃一切的！……花多少金钱也在所不惜！……”

不料韩晨昊却胸有成竹地笑道：“卢准将，疾病的原因既已查明，医治就并不困难。其实此病也许并不需要处方投药，就可以让夫人双眼复明的！”

卢泰愚愕然：“不吃药又怎么可以治好眼睛？”

韩晨昊微微一笑说：“卢准将，依夫人目前畏医畏药的状况来看，服药自然也难以办到。依我之见，不如每日以鲜梨汁三碗，调理一些蜂蜜，她自然是喜欢喝下去的。那样一来，不须十天半月，夫人的眼睛必然会恢复原状，重见光明！”

卢泰愚尽管心里怀疑，但他不敢违逆。不料韩晨昊这一处方果然大见奇效，每日给金玉淑喝下鲜梨汁三大碗，十余天后，金玉淑的双眼果真渐渐能看见东西。一个月后，卢泰愚的妻子金玉淑果真

如韩晨昊博士所预言的那样，两眼复明如初！能视秋毫，炯炯有神了！金玉淑眼病治愈后，卢泰愚求问其因。胸有韬略的韩晨昊只笑道：“鲜梨可以泄火，人体的经络畅舒，目自然可以视物！……”

从此，中国华侨韩晨昊便成了卢泰愚的至友。一日，久病初愈的准将夫人金玉淑酒宴款待中国老华侨韩晨昊。席间，金玉淑请精通《易经》的韩晨昊为丈夫卢泰愚预卜未来的官运仕途。韩晨昊当即慨然应允，他先为泰然稳坐，面带微笑的卢泰愚看了手相，又以手摸了卢的面部骨骼。方才还在安然吃酒的韩晨昊不觉蓦然大吃一惊。他本来想脱口说出什么来，但却又将口中的欲吐之言咽了回去。金玉淑见韩晨昊这般神态，情知这位未卜先知的中国老人，必然已从卢泰愚的骨相、手相上洞查了什么世人无法知道的秘密。故而惊问道：“韩老先生，莫非泰愚他……当真日后会有高官厚禄？……”

“夫人，又何止一般的高官厚禄可言？”韩晨昊放下酒杯，战战兢兢地呆坐在席间。因为他心中紧张，在无意中发现了人间少见的骨相，所以韩晨昊恍如置身在梦境之中。他见不通易经神术的朝鲜女子金玉淑当场追问因由，韩晨昊又将手一摇，说道，“只是现在还不能说，卢准将，听说你的老家在庆尚北道有名的八公山？你的祖坟可在那里吗？”

许久缄默不语的卢泰愚不知这位中国老人为何忽然问起他老家和祖坟来，急忙答道：“祖坟确在八公山下，不知韩先生为何问起此事？”

韩晨昊说：“卢准将，我可以直言相告，方才看罢您的手相和骨相，已知您决非世间等闲人物……不过，为说准您日后的仕途升迁荣辱，仅看了您的手相、骨相还是不行的，我还必须要到八公山去看你卢氏的祖坟，方才可以告之你日后的官运如何！……”

“哦？”憨厚老诚的卢泰愚只微微点头，笑了一笑，似乎对此不

以为意。

“那太好了！”守在卢泰愚身边的妻子金玉淑，一双妩媚的丹凤眼里流露出欣喜的笑意。聪明伶俐且又善解人意的她，早已在旁看清了韩晨昊博士反常的举止神态。金玉淑似乎已经预感到了什么，急忙代替丈夫说：“我许久以前就听说韩老先生能从手相上看穿人之荣辱，又知您老人家善从故籍的风水坟墓上看到未来的一切。泰愚，既然韩老先生偌大年纪，想去八公山故里一游，你何不马上亲自陪同前往呢？……”

卢泰愚历来对爱妻金玉淑言听计从。现在他听了金玉淑的话，急忙颌首应允说：“好，既然韩博士想去八公山一游，我择日亲自陪同前往就是了！……”

军用吉普车在位于永川郡、达城郡和军威郡之间的八公山麓煞住了。秋山巍巍，古木参天。阵阵秋风中，松涛如吼。仙风道骨的中国老翁韩晨昊在军装齐整的准将卢泰愚的搀扶之下，沿着一条长满青苔的山间小路攀爬上来，韩晨昊在青石栈道上举目环顾，只见层峦叠嶂的八公山林海森森，气势磅礴，沿着起伏巅连的山脊朝前望去，山间古寺星罗棋布，古色古香的殿阁，在秋阳之下璀璨生辉。一片乳白色的山岚在山头林莽间氤氲缭绕。

“好！真是好风水。”韩晨昊手牵着一言不发的韩军准将卢泰愚，站到一处朝向阳光的山坡间，他手捋颌下的银髯，以手环指莽莽群峦说，“卢准将，在我们中国很讲究看风水的。凡是名山大川，必有豪杰伟人出世。中共领袖毛泽东的故乡有一座韶山，据说此山险峻无比，方才有毛泽东这样千古罕见的伟人；蒋介石的故乡在浙江奉化，那里也是有名的四名山余脉所在。古来便有王阳明、苏轼、李清照这些文人墨客流连，故而才有蒋介石这个乱世的枭雄。依中国的风水学观之，凡是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一席之地之历代名人，他的家乡也无不是山水佳丽，气象万千之地！卢准将，贵国也是如此，

你看，你的家乡八公山，虽然慕名久矣，传说甚多，可是百闻不如一见，八公山果然也是生出豪杰伟人之地呀！……”

卢泰愚见韩晨昊面对巍峨群山，连连地发出惊叹之声，也附和他说：“韩博士所言极是。从我小的时候就从爷爷的口中得知，八公山早从我们韩国的新罗时代开始，就有人在山间建筑起许多的寺庙。您看，那朝阳的山坡上就是有名的久仁寺、把溪寺和银海寺。祖父说他在记事时就知道，八公山自古以来就有高僧贤士出没于此，我们韩国有名的高丽大僧润笔大师、心地王师和东海佛教的两大巨头，他们当年都曾经在这八公山的古刹深山里修炼过的！我的祖父告诉我说：元晓大师作为东海佛教的创始人，为取回佛教真经，早年曾与义湘大师一同渡海前往贵国。那时正是贵国鼎盛辉煌的大唐之朝，佛门道教香火繁盛。元晓在去贵国的途中忽得一梦，他似乎在群山间焦渴难忍，奔忙之中他觅得一只西瓜盅，盅内有一汪腥臭之水。渴得近乎发疯的元晓大师哪顾许多，捧起便喝。喝后方才认出那西瓜盅原来竟是乱坟地中的一只死人骷髅！不料，元晓大师经此一口恶水，他幡然悔悟，自知去唐朝取经不如在本土修炼，于是他返回这八公山来，面壁十年，潜心专修佛教。元晓大师啃读一部《华严经》，历经数十载风风雨雨，他终于大彻大悟！所以，韩博士所言甚有道理，我家乡的这座八公山里确有一批像元晓大师这类的伟人出生入死啊！……”

“元晓算得了什么呢？充其量他不过是一介佛儒而已！”不料韩晨昊不等卢泰愚说完八公山的传说，以手势将他打断，冷然一笑说：“卢准将，我来八公山看风水，却已看出了当代另一位影响韩国政坛的大人物，或许就在这里出世了！如果我看得不错，那么此人将赛过你所说的元晓大师！……”

“您……说什么？”卢泰愚大惊大骇地盯住高深莫测的韩晨昊老人，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您说八公山现在或将来将有伟

人出世？甚至胜过名噪遐迩的元晓大师？……”

韩晨昊环顾群山，频频颌首：“一点不错！……”

卢泰愚问：“那么……他是谁？”

韩晨昊含笑凝视着卢泰愚那双深邃明澈的大眼睛与饱满浑圆的额头，以手相指，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你卢准将呀！……”

“我——？！”卢泰愚睁大惊恐的双眼。

韩晨昊口气肯定地说道：“那一天我尊夫人之命，为你看骨相和手相之时，就已经暗自断定，你卢准将是权威至上，第一人者的大官运，大权运！而且，我已知道，这个官运已经不太远了。如果我看得不错，那么1987年就是你的大运！现在，我韩晨昊是给你这未来的大总统磕头呢，还是让你这未来的大权运者请我的客呢？哈哈……”

“这……怎么可能？”卢泰愚猛听了韩晨昊的话，茫然失措，大惊大愕。仿佛突然地陷进了五里雾中。半晌，呆然若痴的卢泰愚清醒了过来，他疑惑地将头一摇，说，“韩博士，这不可能，根本不可能！先不说我小小的卢泰愚作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要当韩国的总统，即便我真有此念，也是枉然。因为依我们韩国的宪法，1987年并不是大选之年。既然不是大选之期，我又怎么可能取代现任的总统呢？韩博士，此事非同一般，决非儿戏，劝您千万不可以对外乱说才是！……”

“我怎么会乱说？”凡事认真的中国人韩晨昊忽然固执起来，他脸色严峻地说道，“不管你们韩国的宪法如何，反正我已经断定1987年就是你卢准将的大权运！如有半句谎言，情愿受任何惩处！……”

“不不！这……绝对不可能呀。”卢泰愚见韩晨昊煞有介事的神态，心中越加变得恐慌起来。他连连地摇头摆手，怯怯地退了一步，